



978946

兼濟堂文集目錄

卷之七

太僕恒華張公傳

大司馬益齋許公傳

馮與川先生傳

侍御陳南濱先生傳

侍御蔡浚濱先生傳

張裔華允工傳

七司馬豫石呂公傳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七司成遯菴羅先生傳

鍾伯敬允工傳

孝廉譚友夏傳

副使涪灘李公傳

太康令若谷公家傳

南宮令彭公仁寰傳

贈通政王公慧生傳

郝生雙節傳

司農暄山吳公傳



贈給諫紫環姜公傳

杜德行先生傳

少司農郝栻清傳

中丘太華韓公傳

白仲調傳

棟弼先生傳

宋登春傳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兼濟堂文集

中丘太華韓公傳

少司農郝栻清傳

白仲調傳

贈給諫紫環姜公傳

兼濟堂文集卷之七

嘉慶元年
雷履澗水

栢鄉魏喬介貞菴著

男勤同較

太僕恒華張公傳

張主敬字楸倩別號恒華補栢邑諸生年二十二以

禮經首舉於鄉萬曆癸未成進士為長治令長治穰

邑也俗善商賈困篋量金珠厥筐織文貢於天府衣

被四方公一無所染公性方而識融才高而心虛勤

苦周密竭節奉公嘗遇聖壽節里胥畢集令各上戶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一

不中者且重治之衆忽出不意皆以實報悉知其上

戶厥後審徭役云平貧民無累衆皆大喜公政聲甚

著已丑以計典舉卓異同年姜姓者毀之遂不得行

取擢工部主事去之日老幼空里巷出送夾潞河而

號泣公既去為祠祀之上黨之有生祠自公始公在

工部管節慎庫既而調兵部陞員外郎督捕月賦諸

軍牢稟名曰常例公不受悉賦給諸軍感悅癸巳春

陞車駕司郎中先是上久不立儲言者貶絀相繼至

是並封待嫡當國者遂奉行之公上疏言無嫡立長

三代以來所通行未聞待嫡之說輔臣違經悖禮阿
意從欲希一身之寵榮萬一危機潛駭禍及社稷臣
恐輔臣之罪天不能蓋地不能載也疏入不報未幾
移病歸乙未遭滎陽公之變哀毀幾於滅性三年不
御葷酒不入內室不聽樂不笑凡榻七箸皆從樸素
服闋不忍釋禮盡而有餘痛已亥秋公除服補職方
職方主武官爵以賄賂請託爲常公性不受私諸大
僚鮮不有所託者皆不效每以干大司馬大司馬亦
不能奪也時倭侵朝鮮國家爲大出師赴援舊司馬

議與倭購倭去議者首鼠莫肯決公獨以爲倭至而
救之中國之仁倭旣去復代之守無論久戍海外糧
運甚艱本非中國所宜行也力主撤竟撤兵倭亦不
來歲省餉五十萬未幾播州土官楊應龍叛議者或
主撫或主剿未定公力主剿徵兵十餘萬八路並進
不兩月而捷書至夜郎千里悉爲郡縣人皆以公之
功爲甚大會中使權稅遼左者疏劾大將軍馬林上
用其言罷之朝論大駭兵垣侯公先春具疏論救未
報上怒遼左缺大將何以不亟推補公遂削籍出國

門之日風曠黯慘因憶家居時夢吟狂風吹白水淡
日走黃沙之句笑曰人生誠有定數哉抵家因舊業
數椽稍葺之稱恬暢齋奉太孺人之暇與友人王義
華讀書吟咏其中地甚狹而有石有沼有蘭有竹有
雜花獨菊爲多與義華手自修之作族譜每歲時上
塚輒與族人會食篤和好他墓無碑者皆代爲之平
生無病旦起如廁還須史而卒遠邇聞之莫不驚悼
塋於邑南小里村之聖泉崗高邑趙南星曰公自幼
好學文詞蒼健學李獻吉賞識精妙作令再預秋試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三

辛丑分較禮闈皆得人立朝大節表表居鄉恂恂退
讓昔漢朱穆之友也蔡邕與其門人謚爲文忠蓋好
德之至無所寄心也而苟爽等非之以爲謚者上之
所贈非下之所遺然士修行立名而不遇孔子當末
世窮困人不珍行誼欲無湮滅甚難悲哉善者不勸
中人退沮豈私一人乎公叔誠賢牧冀州得罪闔輸
作左校太學生數千人上書救之得免此可不朽若
張公者行已有恥見義必爲而沉潛有畧當路必能
匡時臨難必能夠節時莫肯用性命早殞職方之功

大司馬不敢言建儲之疏留中作史者未必採錄夫張公也而可無傳乎此其人豈可易得正人君子之稱人之常言無與於謚法尊顯者得謚常爲人所矜笑位卑者德立而名不稱余小子何敢不任其責焉故題其墓曰明正人兵部職方司郎中張公之墓而爲文以祭之曰人生至五十所見親友之亡歿者多矣始猶驚駭漸以爲常事不甚悲也其害人汚世者每多壽而賢者蚤亡亦成常事乃若公之遽逝甚可駭也死生亦大矣卽無病亦每有符兆見乎威儀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四

言語之間公抑抑秩秩夕談笑而旦遠行何其異也夫人之生豈自來自去而莫有主之者耶如其不然則吾公之遽逝何也公之誠不欺幽闇廉不輕一介忠孝不顧性命而遭此標季之世椒蘭壓於蕭艾腐心竭慮以爲國家而奪之功以與他人何罪何辜立見斥逐無祿於後世甚矣退居林泉謂宜有呵護者而其沒也比之他人更蚤更迫更爲可怪嗟嗟公之遽逝竟何說哉不可得而知之矣世人相知貴相知心如公與我何論管鮑雷陳杯酒暢敘肝膽盡披獨

公諱守謙字子受益齋其別號也家於藁城後徙居
真定其先人曾以明經授襄城訓導生二子長守約
次郎公年十九領順天鄉薦又十載成進士授開封
府推官擢戶部主事轉郎中萬曆三年擢浙江按察
司副使調岢嵐兵備丁父憂服闋補陽和擢湖廣叅
政加按察使仍調岢嵐甲申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
西右副都御史乙丑擢刑部右侍郎改兵部轉左致
仕公之司理開封也聽斷明敏部刺史賢之每薦稱

首爲郎監鈔澗墅督餉永平俱有能名其在外剔歷
南北馳驅邊塞者十九而雲中偏關尤爲衝劇公規
畫兵食經理貢市具有成績自陽和擢湖廣總督鄭
公上疏留之逾年調還岢嵐撫晉遇旱請帑金數萬
全活百姓甚衆班匠年久丁絕勾解滋擾疏議豁免
校閱士馬祛除貪墨一時將吏肅然順義王嗣封籌
畫底定邊疆賴之晉陞樞貳未幾致仕歸里闈一圃
雜植松竹與耆舊徜徉其中卒年六十九贈本部尚
書其政績具在兩鎮奏議中

魏子曰當嘉隆之際吾郡人才輩出許公生平操履
淳篤處事詳密故當盤錯之任遊亦有餘夫所居無
赫赫名去後令人思守令之賢且然而况守邊之臣
烏用貪功喜事以爲戎首公誠熙時之賢臣哉余與
其曾孫泃游恂恂退讓動有典則蓋往哲之遺範猶
可想像於當年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七

其會綺暇燕酬酢艱難博典限蓋非替之數彈辭
無用貪其喜事以爲戎首公矯蹶報之寶亞詩余與
赫赫名去後令人思守令之賢且然而况守邊之臣
孰儉諷事精密故當盤錯之任遊亦有餘夫所居無
赫赫名去後令人思守令之賢且然而况守邊之臣
孰儉諷事精密故當盤錯之任遊亦有餘夫所居無
赫赫名去後令人思守令之賢且然而况守邊之臣

馮時化字與川鍾之子栢鄉人也博涉史傳爲詩文
駘宕不羈所居城東士庄里足跡罕入城市與婿魏
時夫同在太學一時文名卓然尤精于衡鑒趙儕鶴
爲童子時求婚公索趙文讀之大奇其才卽妻以女
後果爲名臣教子有方仲子嘉遇舉萬曆己卯順天
鄉試第一海內傳誦其文以爲學有淵源得父之風
毛云好讀書不喜接俗士嘗以睡爲小逃世作詩曰
蝴蝶翩翩懶欲眠夢中猶自愛山泉覺來春去知多
兼濟堂文集

望之杳不可攀然無巉巖陡巒乘輿坦然遊之亦無
盤桓逡巡狀山中人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舉瀟灑無
禱慮不解世人奔波態亦無官府車馬之擾問其功
名富貴皆不荅迤邐絕頂振衣四顧竊乎其空萬有
也茫乎其齊物我也侗乎其似嬰兒也渾乎其混沌
之未鑿也湛乎又如在洞庭也浩乎果夷猶其難去
也予乃引山人手插其掌嘆曰美哉山乎不至是幾
虛此生矣忽索我驚寤頽然一夢也噫嘻我夢山人
耶山人夢我耶夫人生斯世得失蕉鹿也窮通邯鄲

也功名富貴大槐安國也順受之而已矣因自號爲
無懷山人復裙屨諸書爲酒史六篇行於世未仕而
終年方四十三其後四十年而儕鶴公更爲文以序
之曰余外舅栢鄉馮公自號無懷山人者自少而負
瑰奇博學能詩古文詞欲有所焜耀震昱於天壤而
運命不偶羈於縫掖之中憊于章句之內數千有司
不收公自負意氣豐幹長髯容貌都偉不類老諸生
者而顧長爲諸生生今代無他塗可起家中情鬱邑
遂自霾於酒每遇酒伴無不醉者醉卽齁齁睡苔茵

松幔無所不可嘗曰睡者小逃世也作四時小逃世詩其所常與飲者二人曰褚公公之外舅也嘗爲令里居曰趙公與公同學者也三人相遇不投轄而忘歸無論晝夜褚公飲尤異飲必大觥酒不欲熱以指探之可飲令人徐傾喉中洩洩而下如細泉灑漚隕石置瀨萊絲隨之而下無所罃也久之趙公成進士爲官去公益廓落無聊時與褚公飲暇中述自古以來釀酒之事及酒人爲酒史六篇行於世夫酒星天懸其來自生民始矣代有好者而無如晉人之甚說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十

者以爲晉衰於清談清談者皆酒人也夫晉之時彞倫斃而國是謬亦海內之賢者而蕭杌是崇賢者非惟不用而且救亦於頸相率而飲酒是晉衰而後清談盛非清談盛而後晉衰也夫酒人者皆有絕世之才昭曠之識豁達之度若塵情俗態一毫未盡必不可以成酒人假令庾純賈克之徒奪其纓組而放之酒泉杯勺必不能入三日而坐枯耳蓋此輩解食肉耳謂之肉人可也肉人者濁談者也晉之多酒人也則其孰才之盛焉獨以其身之不用而逃之於酒猶

未見今日也若今日者誠宜爲酒人讀酒史此其時
哉余閒居久見天下之人多矣未敢輕以酒人許之
安得起公於九幽而與之飲談酒史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十一

公與余同飲酒而與之飲談酒史也

公與余同飲酒而與之飲談酒史也

公與余同飲酒而與之飲談酒史也

南濱先生諱登雲字從龍其先太公諱志大以公貴封鄆陵令公實栢之張氏子先是有姑適陳名敖者不舉子以太公爲己子因姓陳氏公入籍卽圖歸張太公以受陳恩厚不許太公歿公復謀之太孺人太孺人以太公無遺言亦不許公純孝人也不忍忤兩尊人意故稱陳侍御云公有偶才自秀才時動以天下爲己任讀書一過不忘萬曆丙子薦鄉書丁丑成進士戊寅謁選爲鄆陵令首捕巨猾號五虎者置于

理己卯壬午兩典試最稱得人邑故多荒地公約持牒者就地中取草一束入之仍下令得墾草贖罪一歲中墾田百餘頃至今桑柳成林人號爲陳公桑陳公柳隣邑有疑獄多所平反公徵去邑之父老若士大夫立祠祀之復編爲圖志二十有一拜御史持丰裁甲申出按遼會當大閱上罷大臣不遣屬公公覈功稽餉一一稱旨再按晉益持丰裁會大禋公疏請帑金數萬賑之先是劉御史疏斥奸相相恨之欲置之死晉人又有于御史先公按遼阿武臣意誣劉御

史成遠州死之公至郡見有名御史坊爲于某立者
卽戒肩輿勿行立撤之更題曰乾坤正氣乃爲劉立
云戊子旣報命再以便歸省見兩尊人春秋高疏請
終養不許公單騎如都持手裁益力比貴戚怙寵橫
甚人人爲國本慮莫敢發公首上祈天永命一疏內
云包藏禍心垂涎儲貳疏入人人危之謂公禍且不
測乃卒不報居常慕范文正公之爲人先構祠堂一
區置祭田二百畝擇近屬子二人各爲婚娶俾主祀
事又割腴田二百畝給族人以報陳再創置栢鄉唐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三

山兩縣田二百畝具工本牛隻百金以睦張因扁其
堂曰景范身爲記之讀禮三年置義倉置學田置
方便塚廣濟厚施不可枚舉辛卯服闋會當計吏臺
長李公謂非公不可遂疏名以請更持手裁諸所殿
最不拘撫按論列彈某給事某固鄉某宗伯皆人人
所不能言不敢言者詳具諸疏中壬辰予假送太孺
人還復如都喟然曰京堂二字誤天下幾許英雄遂
力求補外臺不許復按中州抑豪右裁公費重宗藩
絕私交毀一切淫祠幾盡各屬立常平倉爲備荒計

甲午薦饑米價騰貴民乏食或食樹皮雁糞甚至父
刺子屍強食弱肉公據案流涕多方設法煮粥散錢
時已瓜期公曰吾安忍須臾借手他人不急救此一
方乎乃以雁糞一封具疏上聞上覽疏爲之動出帑
金十萬賑之且命吏部紀錄以風太康劉烈女未歸
殉夫公疏請褒之略云世所稱學士大夫懷一心以
事君又懷一心以附勢視綱常不知爲何物等節義
若弁髦聞此女之風愧死無所矣以疾乞骸骨不許
復力疾如都乙未掌京畿道事尋以資望推少京兆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十四

不予推延尉丞不予公自知不爲流俗所容飄然掛
冠奉太孺人歸分鬱相尋脾病漸作丙申病丁酉病
甚藥不奏功公亦不信藥嘗口占云一死寧堪惜終
懷世道憂謗從直上得官向曲中求公之情見乎詞
矣疾劇太孺人來公執手泣下再索竹葉茶一盃飲
半以半酌地曰天下事盡付此盃中矣遂訣王之棟
曰公器局濶大矜尚氣節嘉予人爲善而疾惡太嚴
常形之唇吻間以故予者未必感嫉者目攝心妬思
所以阻抑之媒孽之遂使公鬱鬱以逝當永訣太孺

人時猶呼茶酌地曰天下事天下事果何事哉此所謂死而後已者也後江右鄒南皋先生過其墓而弔之文辭意致悲涼悽愴其所以悼公之感遇而表公之精誠者大約與王相等云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十五

兼濟堂文集卷之七
人報餘到茶續此曰天下事天下事果何事哉此所謂死而後已者也後江右鄒南皋先生過其墓而弔之文辭意致悲涼悽愴其所以悼公之感遇而表公之精誠者大約與王相等云

侍御蔡浚濱先生傳

蔡澂字天章號浚濱寧晉人幼而聰慧母命從晉州張恒山先生學先生器之登己丑進士初任行人從韓苑洛湛甘泉二先生講學甘泉先生稱其體認力行不尚言語出使大同繼出使廣東留數月與倫氏昆仲講論不怠事旋授浙江道御史巡視東城繼差巡視皇城四門差南直隸刷卷甲午巡按河南首制勢要豪強禁約宗室平反冤獄修理文廟立書院一十七處復修水田三萬頃表揚節烈疏濬運河工完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七

勅賜金幣褒獎寬減河北沙灘田糧十餘萬石是歲早行捕蝗之法登理各府州縣庫銀十餘萬糶粟七十萬石船運分賑八府災傷復命回京因論事下獄復以論劾吏部革職既因撫按薦舉起用改河南道考察內外官及勘本發刑科及山西道侵盜之弊復因事下錦衣獄與楊爵同時被繫究為權奸中傷削籍歸里自此家居一意教授生徒建書院于浚水之陽置贍田三十頃以給生徒及合族婚喪祠墓時祭之需郡守為建浚濱書院置田數十頃收穫饒裕悉

以祖產讓諸兄弟及諸姪孫親族有不足者量爲置田產收養孤貧爲之婚嫁故友妻子有不得所者并調恤之修文廟儒學置贍田三十頃以助貧生婚葬邑郭外置小學三處贍田六頃延生儒以教貧家子弟舉行鄉約朔望偕諸父老率其子弟講論百尺溝鄉去城市遠以舊宅一區改爲小學割田二頃修養濟院捐田四頃令孤民每名收養貧兒一人置貧兒田四頃義塚三段地各數十畝古鄉賢墳墓共十三處共置祭田五頃令各族人生儒供祀建堂齋書舍

五十餘間改爲正學書院以處遠方來學之士置贍田十頃以給之癸丑歲荒歉公出家貲賑濟共計粟豆四千石銀壹千兩壬戌歲復賑一次太守查碧山請先生建立石閘以興水利先生捐二千金於澄陽浚河建閘三所教民灌溉水田鄉里賴之設藥室一區以通醫老儒修合藥餌濟貧困嘗因田糧不均勸縣尹均之凡重差徧累者爲寬減公位雖不崇居官敷歷不附權勢表表在人耳目自奉儉素不嗜聲伎平生不爲儲蓄計凡有積輒散之檢身甚嚴隻字不

張育華先生傳

張公諱居仁字叔廣育華其號也趙州人生而穎異七歲能賦詩十三能文章十八舉茂才於書無所不讀每試冠軍有司咸器之順德司李隅陽陳公春秋名家素重公延之家塾蓋公之父若兄俱以春秋舉于鄉故一時推公爲麟經獨步然數奇不遇凡應鄉舉者六至萬曆乙酉始舉于鄉越己丑成進士仕晉之高平以不善應迎失當事意遂陰中之降高郵州判尋擢山左城武令以倭警擢知膠州不一載又爲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十九

忌者所擠降湖廣布政司照磨時播酋楊應龍跳梁西南大擾大司馬長垣霖寰李公奏公叅佐大將軍劉挺軍事乃用火攻青龍囤楊酋授首公以督軍勞療軍中往來檄草及露布文盡出其手心思耗散吐血如流竟卒于蜀敘功勅贈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予誥建坊署曰平播精忠歲給粟十二石養其妻子云初公爲諸生時常遊長安醉騎驢行逢英國張公高吟不下爲騶卒所呵公夷然不屑也觀者異之旣成進士又出荆石王公穎陽許公之門益爲時望所

推公之師友如茅公鹿門李公九我邢公子愿趙公
儕鶴魏公崑漢同年如焦公漪園董公思白黃公慎
軒莫不推引恐後然而公高才絕學睥睨一世嗜酒
謾罵遇俗士多白眼是以屢觸物忌不獲躋公卿列
至其忠耿愛君屢謫不怨目擊不平水火蹈之不負
知己歿于王事有古人風著有春秋旁訓春秋酌意
詩集刻有十二家唐詩三體唐詩皇明詩統明雋昭
明文選宋鷺池壽於世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二

當推首育華公矣公以高才迹似放達仕未大顯然
平播秘謀實出于公霖寰一代豪傑匪公才何以舉
卒以勞瘁隕蜀疆蓋有伏波之風其視世之沾沾內
顧死兒女子手中者爲何如也公之孫光昌與余遊
爲詩能文有鳳毛不愧公而家徒四壁又令人不能
無感云

大司馬豫石呂公傳

呂維祺號豫石洛陽人由萬曆癸丑進士司李東莞以孝弟感民民爲之化擢銓署清餽遺謝囑託抗疏近侍不許干預政事旋予假省親八年居家不附逆璫時天下方以講學爲諱立芝泉書院修明濂洛之學幾中危禍轉壘卿又轉太常上防微八事作感遇詩有一心持素節丹月照常春之句授南少司農清覈侵冒以數千萬計履任五年餘餉可支三年授南大司馬汰冗登勇視政之暇復羣多士立豐苞大社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三

講明正學無何以父病乞養歸里侍父湯藥四閱月病致憂喪致哀旣襄事復集郡士立伊洛大社以守先待後自責疏進孝經請頒學宮時芝十八莖生于庭戊寅冬十二月流寇猖獗宜永淪胥攻洛陽分守北城率家人登陴防禦罄資勞軍士卒已正月十九日賊抵北城繩家丁殺賊十數人賊相西城攻打日危守者有潰志公方食子呂兆璜等白之曰小子何知爲國家大臣與城存亡義無可逃况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揮璜等去曰此予見危授命時也及旦賊至

被執曰此呂尚書耶叱之跪應曰生爲正人死爲正
神豈跪草賊卽轉身北向拜闕復西向拜父母乃從
容就義公常曰我一生精神結聚在孝經二十年潛
玩躬行未嘗少怠每論孔曾相傳謂得力于戰兢十
二字故曾子易簣示門人曰吾知免夫非謂免於毀
傷蓋戰兢之心死而後已其自銘座右則曰不負天
子不負知己不負所學所著有孝經本義或問大全
存古篇明德堂集奏疏全抄音韻日月燈行世

魏子曰自明道伊川之後絕學術於考亭洛中得其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三十一

傳者或寡矣呂公生數百年之後當明季羣言麗雜
正路榛蕪而獨重遺經着眼于戰兢十二字夫戰兢
者卽修己以敬微旨也自古帝王聖賢罔不得力於
此而世儒且以爲不假修持直証本體其言過高烏
足訓哉若夫臨難授命大節凜然其學之不惑昭昭
如也

大司成遯菴羅先生傳

遯菴先生洪都豐城人也名大任字小遜晚號遯菴
遯羅之先企生公遵生公以來歷唐宋間多顯人經
元亂譜軼不可考至明九傳而好仁公生好仁公生
高縈公高縈公生欽敷公欽敷公舉丈夫子四人質
齋公諱文炳則其季也是爲先生父世業儒家殖故
落廬畝不足供居食先生八歲始入塾十歲通經書
曉大義殫力於古文辭曹輩有善本輒乞錄不遺餘
力率日草數十紙補博士弟子員晨炊斷煙哺兒呱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三三

呱又連不得志於有司負笈湘中資舌耕以給俯仰
辛酉北上旅次念母心動卽歸抵潯陽衝暑雨五日
至家視問兩閱月得親殮舍人皆以爲孝感云甲子
勉襄母事至庚午乃登鄉薦辛未公車上長安朱庶
子繼祚領房得先生卷喜不寐已選庶常循循如儒
生赴館課讀敝袍羸馬搖曳於冷風飄薄之際無少
曠諸館閣文輒相屬稱作賦才一介不苟卓然以古
先民自期而陟岵之思時勤夢寐遂決意請假時馬
君常先生有官寂尚嫌妨嗜古旅貧時復念備經之

句既歸里居不異寒素慨宗人諸少年之弗率也講鄉約申六諭以誨之有喪未舉者捐貲以助非意相干悉以情理相恕雖貴不敢輿蓋入里巷坐必循齒慶吊咸與以明居鄉之道凡鄉之利弊有關切于豐人者不憚力爭之一鄉咸稱便越二年質齋公以大義諭令北上先生不得已就道既還朝授檢討未幾召對紀注起居編纂六曹奏議明年同會試考分校禮記時所得士皆一代名流適以揭榜日聞質齋公訃徒跣歸寓嘔血幾斃急治裝奔喪一切贄餽俱不

受匍匐抵家讀禮爲質齋公營窆窆一一躬自經理服闋歸朝十四年二月奉命東宮較書除國子司業補經筵講官臨雍進講命坐賜加一級服色四表裏十一月奉命纂修會典十五年四月遷中允八月典順天主考取李震成等一百七十二人而介亦以是年得受知于先生旋奉命誥勅撰文補日講官兼召對顧問所講書則寶訓律書大學衍義並疏律中八字之義以進上深嘉之寵異優渥一時驚爲殊遇恒念質齋公一命未沾一日以貤封事上請奉旨准特

給不爲例於是質齋公得受贈如先生官蓋異數云
明年春陞左諭德奉命纂周程邵朱諸書旋有冊封
正使之命隨晉國子祭酒而舊疾復作三月十九日
異變慟聞仰藥投繯從者力救始甦遂歸隱林泉

國朝定鼎督撫交疏起舊先生以老力辭晚歲易號
遜菴自題壽域曰處士歲涪饑爲食以給饑者蠲產
賑乏掩骼埋胔大抵好善如不及嫉惡不過嚴足持
行待人接物惟以主敬爲學居恒抑抑自下教飭子
孫及諸童僕皆凜凜廉讓守忠厚其素所自立然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三

所著有周易講義四書微旨古文詩辭未梓
贊曰先生生理學節義之鄉立朝不樹黨與居鄉無
改水藥以至於老且耄學日進德日邵金錫圭璧如
一日也先生豈近代人哉洎乎晚節松栢之姿經霜
彌茂不言躬行樂天知命蓋道純德備鄉邦經式泰
岱崇隆河海弘深匪淺識所能窺測矣

鍾伯敬先生傳

鍾先生名惺字伯敬景陵人也萬曆癸卯鄉舉庚戌成進士授行人歷陞福建按察司提學僉事一年父憂去職大計中人言服闋不起卒于家先生負逸才刻深好學而貌羸寢力不勝衣性不樂與世俗人接或時對面同坐起若無所睹者同輩飲集極歡獨渺然若失無酬酢賓主禮以是衆皆陽敬而實陰忌之然由是得謝絕人事專於書史嘗憾世人聞見汨沒故獨潛思遐覽深入超出當是時袁中郎之書甚行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三六

其意以詩主性情期自適何取古蹈襲爲也始亦有所矯厲爲之而其流及於俚褻謔浪先生與同邑譚子友夏取古詩漢魏至唐末閉門丹鉛以冲淡爲渾厚以簡靜爲弘通觀人於微衆忌者取之衆習者落之世所傳詩歸是也先生改南儀司時曹務簡儻秦淮水閣閉戶讀史有所見輒筆之成帙題曰史懷多駁翻古人倦則歌管往來恣陶寫至遊人午夜棹回曲盡席欄兩岸寂無聲而窗壁燈火熒熒筆墨酣濡不忍收者視之嗒然伯敬先生也東南人士以此稱

先生真好學所至名山川必遊遊必極足目之力使
蜀歷三峽入東魯登岱觀日出過閩陟武夷久客吳
越盤桓忘返焉年近五十念人生不常悲淚自失著
如說十卷先生雖僻冷至接士友以誠薦人惟恐其
知曾荅當路書至半停筆思曰彼土有何士爲一言
久之思得一人喜而書後所薦及致毀先生先生待
如故如譚子最名流其餘布衣窮餓得遺篇瓦石中
表而出之前後著名當世者衆然居喪著詩文遊山
水不盡拘禮俗先生旣死其書盛行天下皆竊附先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七

生以行或謂淳古已失握景陵書囁嚅而不欲讀要
之楚人文繁典其才識刻深能自樹立者如伯敬之
學亦未易測云史懷別爲書行世隱秀軒集十卷
魏子曰余未及見伯敬先生讀其書及所選詩居然
有隱秀之色

孝廉譚友夏傳

譚元春字友夏景陵人自幼通俊喜言詩是時同邑鍾伯敬方以宿學列縉紳才名蔚起海內嚮慕之則最推服譚子相引重爲莫逆交友夏聲籍甚伯敬取古人詩與友夏冥心放懷選詩歸世傳鍾譚由此遇坎珂不得志所至追尋山水躡屐展扶筇遊久而歸歸卽復遊性孝友任家督一日薄暮取酒兄弟相對論學置餅飴蔬醴席間佐兄弟啖母曰長若此可矣不須富貴也鍾公沒顛毛蒼然齒牙漸豁所業詩與年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三

益進而捲懷淒涼悲涕橫集丁卯年踰四十豫章李明睿主楚試得闈中卷取置第一先是楚監司成都朱公之臣亦深知友夏時屏車騎至寒河讀書處取其詩文且飲且讀以天下士期之及發榜得解天下之慕友夏者且謂詩不能盡窮人也其詩靈深澹樸乃其議最持平嘗于袁中郎詩有所裁斷彭年述之者中郎子也抵以書報曰愛人者不護其短傳世者精神佳妙不定惟俟人心目自合而其所不足人指爲疵類者安知可傳不在焉友夏舉于鄉丁母憂服

關一上春官不第歸益取歷代史批閱又手訂所爲
莊子名遇莊已讀大學衍義未竟北上卒於途天下
之慕友夏者於是累息歎噓又以爲詩之足以窮人
也士大夫景仰風流至今曰鍾譚云友夏著鵠灣稿
若干卷

魏子曰勢極重者必返豈惟人事文運亦然在者王
李以秦漢盛唐爲鵠海內翕然從之數十年後公安
起而與角公安死未久景陵又起用其意而稍異要
之於大雅均未嘗有當也然友夏善讀書與袁述之書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三

云人指爲疵類者安知可傳不在余則云人指爲可
傳者安知疵類不在乎焉得友夏不死而與之商此
語也

語也

語也

語也

語也

語也

副使涪灘李公傳

李公諱申字徵一號涪灘順德府南和人性純孝甫
勺舞讀書不輟聲徹戶外父患疾幾危與婦焦氏侍
湯藥床褥前數月衣不解帶日夜號泣露禱求以身
代父病尋愈明壬子補博士弟子員食餼於庠甲子
登賢書領鄉薦自以起家寒苦宜節儉束減舉火
資購名書數千卷纍纍滿篋笥一切世味汨如也歷
試禮闈不第謁選得河南彰德府推官啣命而往有
澄清之志鄴下多豪猾蠶食里閭務抗官府有司莫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三

敢問蒞任卽嚴訪置之法自是羣奸遠遁古蹟華林
園銅雀臺以及尤華宮玳瑁樓土人多掘發金珠爲
利至岳武穆裔侍中韓魏公等諸先賢墓亦不能免
乃痛禁採樵犯者罪不赦理鄴五載諸臺使者考績
報最陞戶部廣西司主事權臨清鈔關旋里讀禮訓
課子姪輩閉戶讀書悉得成立性渾厚誠懇與人言
笑油油如也而行顧抗直不作佞僂纖趨態自貧賤
至仕宦衣皆布縷食必粗糲值歲凶道路剽掠父子
相食省已用哺饑者三百石貸人數百金皆以凶故

焚券不責報仍勸人以節儉力勤固窮安業鄉里人
德之服闋補戶部員外陞郎中尋陞陝西榆林兵巡
道布政司右叅議榆林遠在西鄙巖疆寒苦公清儉
益力脂膏不潤常啖田家飲食閱文書吏持簿書關
白至閣下驚嘆公處之自若也鎮卒多剽悍偶值月
餉不繼忽然鼓噪餉司被辱營將不能制公單騎出
撫諭大衆解散三邊稱之整飭三歲秩滿陞山東分
巡竟東兵河道按察司副使蒼山一帶賊首王俊焦
二青等嘯聚至十萬會兵大勦身先士卒俊等授首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三

其流民被迫者盡爲招安全活萬衆壬辰秋感疾卒
于公署邑人公舉鄉賢會勘實申詳督學允祀
魏子曰余常讀漢書見宣秉布被瓦器王良之妻布
裙曳柴從田中歸嗟乎古賢者之潔已如此乃若啓
視之間風俗奢靡接踵相尚變盈流謙勢使然也今
觀涪灘公所行身爲方伯食甘粗糲雖古高節何以
加焉數當變亂寇盜蝟起鎮定不擾卒奏厥功蹟其
始終可謂才守兼備者乎

太康令若谷公家傳

公字元黯號若谷續川之三子也少而沉厚有步武大司馬之志治春秋補博士弟子員方萬曆之盛俗尚競爲綺麗靡侈之習公以閎闊名家崇儉朴習退讓一時以佳公子稱數年伯兄元伯與慈親先後歿經營卒瘞哀毀骨立旣畢塋乃下帷攻苦試輒前茅名噪黌序生平汎愛好施戚里中有困乏者賜給之必悉而於笊獨尤軫切焉明之末季歲遭祲氛人相食公家亦遭兵燹而賑貸畧無愠色間有非禮相干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三

毫不爲意且終不向人言以是月旦服爲長者鉛槧篤志數躡棘圍壬午以歲薦入北雍授太康令時逆闖猖獗河南盡陷人皆危之公毅然曰吾家世忠孝臨事安能作兒女子態要當馬革裹屍以報朝廷耳至則練鄉勇勸農事勵士風撫寇盜威惠大行無何潼關不守人心風鶴一日有僞官盛車騎以宰太康來公擒而按治之事上聞尋加優敘令巡緝河上寧陵杞許之間爭願借寇方倚公如長城而突以疾聞竟至不起卒之日民咸罷市喪歸閭邑爲之流涕云

喬介曰太康公之居閭里與戚友處無少長皆愛之
油油然篤厚君子也然其遠小人不惡而嚴識者已
知其爲皮裏春秋及宰試河澣奮然有爲撫殘黎梟
僞今所謂仁者之勇哉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三

今世所謂仁者之勇哉
其爲皮裏春秋及宰試河澣奮然有爲撫殘黎梟
僞今所謂仁者之勇哉
喬介曰太康公之居閭里與戚友處無少長皆愛之

南宮令彭公仁寰傳

彭公諱士弘號仁寰錦州人以癸酉舉人于崇禎十五年壬午知南宮縣事一以廉靜爲政士民安之甲申三月流寇繇順廣將至南宮公親集紳耆士民誓以死守有勸公降者公曰奉命守茲土無降理卽城不可守余一人任之或又勸公當爲妻子計公曰身且弗卹尚計及兒女耶邑人感公言從之旣而賊至城破賊將劉芳亮執公逼公降公厲聲曰頭可斷身不可降又向公索卹公厲聲曰此朝廷所命我以宰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三

斯土者吾身縱不免終當以此還朝廷匪不與賊怒將刃公執刃者曰毋自苦苟降尚能爲汝請命公又厲聲曰殺卽殺耳誰請耶遂被害臨難之時白氣上昇賊憤公不受屈以公首懸城門經月面鬚如生一夕亦者夢公已爲城隍神晨赴廟焚香幟之芳亮曰自破潼關迄河北以來僅見此人弗問其妻子并貸百姓邑士民數千人收公身首壘城南號哭之聲震動天地卽于墓前建祠立像祀之像頸有裂痕塗之復裂如故邑人曰此公志也令存之公二千可恒可

贈通政使慧生王公傳

公諱鍾龐字慧生真定人其先系出太原生七歲而孤母趙淑人高邑吏部尚書謚忠毅趙儕鶴先生女也昔天啓癸亥之際海內嚮往儕鶴先生之賢公爲先生甥不與流俗相媿嬰旣而逆璫魏忠賢作威福陷正人忌先生者並忌公公畧不爲辯曰媿璫者欲藉璫以除異已復何云談笑受垢就戍永昌是時公名重天下在戍所讀書賦詩絕無可憐之色璫敗復官中書先是公之選爲中書舍人實受知於葉臺山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三

相國而一時名公卿如姚孟長官詹文湛持相國皆深知公公同官多陰陽其言作勢納交禍亦不旋踵公端慎恪其於諸執政間一以至誠相周旋所調劑異同護持善類頗衆人無知者其隨宜興周挹齋視師屏絕賂遺後從行者多罹物議公獨超然明季門戶之禍互相排擊一執政去所與共事僚屬必因之敗公在中書久所遇賢不肖不啻數十人終無所牽連其識之過人如此公資望最深後荐秩卿寺子婿皆大官公愈謙抑退然常有以自下人以此益多之

孝事繼母篤於宗族平生律已儉質而於世故無不通曉談數十年間事得失成敗歷歷如指掌或至慷慨而起聞者動色尤善養生之術素無疾以順治戊戌年三月忽不起享年六十有六初任中書舍人擢典籍加禮部員外晉太僕寺少卿晉太僕太常卿歿贈通政使司通政使

魏子曰中翰加銜久任故明例也閣臣之昏孱不諳典故者往往倚爲耳目或竊絲綸之柄口代天言甚則交構於數宰臣之間挾持長短因而交爭債事嚴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七

夏張高其中皆有故矣慧生公獨以小心謹言趨走黃扉之側二十年無怨惡於衆殆善於與時消息者異乎漢之丞相長史員臣諸人也

郝生雙節傳

郝生名奇遇字會明世居栢鄉城南之西汪里優游農畝硜硜自守時人未之奇也及甲申之變都城失陷一時文武大僚相激于義者率多仗節殉難而其間望風屈膝甚至納款前驅者卒亦不少郝生聞之不勝痛憤謂其妻趙氏曰我欲死義爾其能從乎妻曰夫子將蹈高節妾敢以身辱請先之其夜卽飲藥死郝生不舉哀不成服次日昇而瘞之祖塋之側令兩弟召其親舊與之永訣且散其家所蓄衣糧以爲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三六

殮具親舊咸止之曰政不及已不踐其難今以草茅賤士而捐軀殉國奚益乎郝生悵然曰嗚呼是何言士固有志身死則心安且吾將以愧今之士夫懷三心而事其君者也或以無後爲言郝生悽然曰忠孝豈能兩全哉吾志決矣衆知其不可回同兩弟更番坐守生舉動譁笑如平時旬日後防衛稍疎遂飲藥以死鄉人義而共殮之啓妻趙氏之穴窆焉樹碑於道左曰郝生忠義雙節墓

魏子曰甲申之春李賊旣陷潼關其窺伺神京之志

已決使當事諸臣有能捨身爲國獎率三軍拒之於河上勿令賊得渡而檄沿邊勁兵如大同榆林諸鎮同心合勢直擣西安以傾賊之巢穴則逆闖之首可計日而懸於麾下卽賊已近都城假令樞輔諸臣能綢繆禦侮身先士卒以當矢石深溝高壘勿與賊戰急召薊遼督鎮之兵絕其餉道俟其困而殲之賊亦坐而成擒矣卽不然出於下策徧天寶之故智令太子撫軍於江南以號召天下勤王之兵彼太子旣出則天下之心有所係屬然後君臣出師背城借一戰而不勝死未晚也奈之何潼關旣破而無一旅拒之河上遂令逆賊長驅三晉以致人心崩潰及命將出師則用一怯懦無知之李建泰逍遙真定四顧彷徨賊兵未入固關而建泰已逃赴廣平矣以致撫臣徐標見殺于謝家傳京師益爲喪氣迨賊破大同樞臣方且如聾如聵不以聞賊至城下未聞一矢相加遺而三百年金甌之天下一旦裂於闖賊地坼天崩鼎湖長號孰非諸臣誤國之罪也在范景文倪元璐殉難諸臣一死報國烈烈生氣誠爲無愧古人乃不

意窮鄉僻壤甕牖繩樞之子如吾栢邑郝生會明其
人者夫妻同死節義成雙而且從容就義真世之奇
男子也但下邑荒陋詎採乏人恐歲月既久致淹沒
弗彰余故因趙生中和所述而爲之傳以待後之修
邑乘者續而入之或亦有補於風教云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四

兼濟堂文集卷之七
東于也卧不邑荒陋詎採乏人恐歲月既久致淹沒
弗彰余故因趙生中和所述而爲之傳以待後之修
邑乘者續而入之或亦有補於風教云

司農暄山吳公傳

公諱履中字元泐暄山其號也籍金壇爲兒時讀書便知解會如夙授者作文意度空濶無意求工如海風自運有波濤萬里之勢後折節苦研貫綜典誥涵茹百家一範於矩氣雖醇飲而渾渾灑灑自足半籠當世二十餘歲始補博士弟子員負大志不事米鹽細故筆耕硯食弗以貧爲苦束脩不私啓悉封遺父建濱先生郊行獲遺金侖立竟日遲覓者不至爰以金投之寺僧時萬曆辛酉鄉湧醴泉三日夕占者曰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四

泉爲解瑞應有厚德載物澤被函宇者出而名世歲秋公果舉于鄉如蘇門謁直指稍置鮮衣建濱先生責其志侈公乃永貯之凡歲時讌會未嘗改布素風下第歸茅楹數椽非稟建濱先生命趾不踰闕每夜非讀書不敢就別室侍立至夜分命之寢乃敢就寢乙丑成進士筮仕行人一使夔蜀再使榆關翠薌垂雲鶻亭魚腹多所題咏持節還擢侍御史代巡詳劾方抗疏論事以下外艱抵家形骸哀毀公春秋已邁嗣息維艱且日夕勞於王事髡有二毛史孺人勸爲

廣嗣計公喟然曰天步多艱遑恤我後孺人曰獨不
恤祖若父耶爰聘沈孺人生伯子初及社與祐崇禎
七年復任畿南直指彰德鋤強郡邑望之若神邢臺
吳道明有奇績特晉列賢祠寧晉栢鄉諸邑烈節者
六人爲之表其墓傳其事是時溫與王兩相黨內監
以售奸公力劾之極論體仁深峭拘厲應熊擠善朋
凶豈可令偏心小人側于宅揆之地疏三上舉朝震
動二相欲立置之死上察其忠而憫之得免時上用
中官鈐制外臣驕橫特甚公痛言宦官不可用列陳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四

欺蔽之害自是益深忤貴近意復條陳驛遞宜清津
糧宜酌籌畫俱當上旨因怒權好事遂寢八年夏四
月按部廣武慮將士無固志單騎赴關日馳二百里
歷閭關隘衝緩有差紹寧管太史贈以詩曰細窺囊
草凝雲碧毅立磚花捧日紅一飯未能忘鉅鹿六條
誰不仰青驄洵實錄也入報政掌河南道卽九年六
月丁母憂兼程抵舍十三年起爲北畿督學使黜輕
浮崇古雅北方之學者翕然從之一時文章道術海
內望爲山斗者悉受知於公十六年遷大理寺丞法

務明允廷無寃獄十七年召拜戶部右侍郎署尚書
事時餉匱不繼公酌復常平法焦勞粗就闕月而京
師陷大行之變公抽佩刀欲自殺僕子方抱持之而
賊已扼其吭賊素聞公賢欲授僞職酷刑逼公不屈
作誓死詩有夷齊死後人倫在逢比生前吾道窮之
句遂病臥不復起順治六年三月初七日卒距其生
於萬曆十五年十二月初二日享年六十三

魏子曰余爲諸生時卽從公北面旣而逆闖之變聞
公抗節不屈私心壯之所幸天留碩彥猶得優遊林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四三

泉爲世楷模名教攸關重矣乃聞公騎箕歸天嗚呼
泰山梁木頽壞興悲淚不禁傾河倒峽也公剛直不
屈似汲長孺通達國體似陸宣公愛獎後進似李元
禮使龍髯未泣而鹽梅借調則其利社稷福蒼生當
更有出古大臣上者何用公不早用公于萬不可爲
之時也可勝嘆哉雖然天以完名全節付公而諸子
復振拔能自立讀遺書以世其家公亦可以含笑九
原矣

公諱天樞字及生號紫環浙之餘姚人也自達運公

諱仲開者登宋宣和三年進士宰紹興嵊縣遂留嵊
後知天公諱紹夫徙餘姚之咸滙川傳十一世春軒
公諱榮登故明弘治壬戌進士官工部郎是爲公高
祖由春軒公以洎箴勝公凡四世皆以名進士躋上
卿而箴勝公秩尤顯歷官詹晉階太宗伯生子七公
其冢嗣也公少穎慧祖父每器賞之垂髫就外傳淹
貫經史默識心通十七歲補博士弟子員試輒前茅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四

入南雍癸酉鄉試已拔房首拆卷後主司以同鄉避
忌置副車丙子復薦主司又以宗伯公教習引嫌紫
環公乃慷慨太息曰吾束髮爲文追慕正始每落落
不遇遇矣而又值主司以親故爲辭古之內舉外舉
不避者何人耶是則余之命也夫丈夫乘時筮仕亦
可建功立業何必一第之爲快哉丁丑遂以任子例
授都察院簡較尋陞工部都水司主事勤敏剔釐著
績陞郎中督視北河時亢旱累年河盡涸漕艘愆期
公請於總河疏濬蘇門百泉重艘始獲北上於是當

事疏請衛河湍設分司一官以濟漕運其法肇自公也繼以衆議謠詆陷於貝錦付西曹察議直道咸爲寃之而公絕無愠色讀書談道自若也幸大司寇某公稔其枉歷訊前計無一得實乃得釋公由此淡然仕進遂一意作歸田計先是大宗伯公以王事久宦京師王母胡太夫人奉養之事一委之公謁選入都依宗伯公膝前無異孩提時迨大宗伯公捐館舍公憶念劬勞涕泗橫臆凡經營喪葬殫盡心力不少分諉也先世遺田僅數百畝析箸之日公辭腴受瘠表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五

裏無間常云幼于先人所愛也吾何忍忘故於季弟尤所惓惓嗣君定菴早歲登賢書宰劇邑政成以循卓

特簡垣中六年青瑣詳慎籌畫凡所敷陳皆偉論宏議一。時稱名諫議雖其經濟然哉實亦得於過庭者素也公性孝友居鄉崇長厚諸父伯叔于姓兄弟四五人愛養撫恤救死扶衰一體視之無有異他如續本宗已絕之嗣殯先賢未葬之喪實錄口碑正未易爲殫述也晚年徜徉山水尤工書法仿右軍筆作涅

槃金剛諸內典千百卷盡施名山蘭若常云我寄跡
白雲指除忿慾得殫精書法陶寫餘年轉有樂趣世
事大夢烏足以縈吾之念哉以壬子夏逝世前一日
猶繙閱書畫作觀魚詩一章非中有所得烏能若是
之去來自適歟

魏子曰三代後兩漢去古未遠猶重孝弟力田之科
如石奮薛包諸子其敦睦友愛之風良可師也而其
後侈言才華失其本矣今觀紫環公之所爲有一事
之愧于古人耶若夫遊藝而悟于道養心而祛其欲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哭

生死之際無所顧戀君子以爲有道仁人焉

知命言本義
取正奮精百錯
駭于聞三六
去來自適
龍傑閱書畫
事大夢烏足
日遊繙閱書
槃金剛諸內

杜德珩先生傳

公諱珩字德珩澄城令於盤公之季子也澄城令有三子始以伯子任詩書仲若季專務力田伯子學成補博士弟子員既而以寒疾不起澄城公乃令仲子仍務力田而德珩公攻舉業蓋成童而後向學不數年遂遊黌序聰穎殆非人所及云公孝友篤至事父母承顏順志諸其歡心事二兄謹慎起居飲食如一讀書有得每講習至中夜不倦有一味之甘必推而共之性骯髒不羣親友至者往往促膝飛觴博奕投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四七

壺酒後耳熱頓足起舞歌聲如出金石每愛蘇東坡大江東去之詞不屑屑柳耆卿楊柳岸曉風殘月也四方文學豪俠士每恨交歡公晚公於舉業獨得正傳常以示庭訓曰作文以理爲主而詞與法俱不可廢泛駕野戰非範我馳驅之道也嗣君子靜天才既高而磨礪砥礪之者無絲毫瑕類太守范公課士書院首器拔之崇禎己卯登鄉薦出曹秋岳先生門下一時文名赫奕公自處益恭敦睦族黨褒衣博帶徒步里社遇農夫樵子與之語油油不忍去其縉紳大

夫連車騎盛晏會者每謝病弗往蓋翛然物外不以
事物累其神明矣甲申值紛紜之際公慨然曰讀書
弗獲遇命也今當時事如此儒冠何爲况吾性耽酒
癖尚友阮步兵陶彭澤入醉鄉華胥之境聊以卒歲
耳安能操三寸管求利祿于風簷才晷間乎遂長揖
學宮不復與試事惟時以督諸子誦習經史爲事諸
子風氣漸日上相繼入庠序有雋聲天倫之樂愉愉
如也辛卯疾作壬辰春遂歿年五十七歲遠近親友
莫不嘆息間里爲之罷市云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甲

魏子曰憶余自垂髫時卽識子靜于欒城道中未幾
遂相晨夕於恒陽書院然終未得一瞻德珩公也時
聞其軼事高風曠敞如天半朱霞令人可望而不可
卽其古之達者與至于敦尚物恒言爲世法行爲世
則持身訓家恂恂退讓如不及則又不在陳仲弓王
彥方下矣

興國少司農郝楫清傳

先生名傑字君萬號楫清始祖郝經自秦徙霸世爲
霸州人代有令聞王父智庵公隱居不仕生子二次
鴻猷字銘燕先生父也母王氏早逝先生早歲苦志
績學舉孝廉值銘燕公出宰延長延僻在秦地萬山
中爲流寇窟穴先生隨父之官胄而袴褶單騎負弓
矢爲前驅道經賊壘舉鞭梢叩壘門大呼曰我霸州
郝孝廉傑也從父之官假道於若若幸許我否則當
頸血濺此耳賊大驚熟視之曰孝子也許之先生顧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七

旁賊曰若爲我秣焉已又曰饑矣盍爲飯飯我賊益
壯之爲進飲食先生飲啖如流食已鼾睡及銘燕公
至乘筍輿從戈矛中直行平視先生騎而左右之若
無所見者羣賊擐甲傳送更相歎曰文吏中無是父
子也後賊攻延長守禦備至設圍困之卒弗能克謀
知設守者卽假道舉子也遂引去丁丑成進士授太
常博士銘燕公歿先生歸里奉喪塋服未闋值甲申
之難先生一意家居會當欲賦詠自奉其志世
興朝定鼎收召遺佚推轂者固起之徵拜戶科給事

中先生首疏言宜開經筵祀闕里示天下所宗時庶務未定廷臣有過無大小輒下刑部先生又言法者天下之平也法量過以爲受則法行而人心服若罪無大小悉歸司寇是考功之法廢矣且使天下之士朝囚首而對簿暮冠帶而服官非所以尊體統而養廉恥也江南旣平阮大鍼等咸冀復用先生力言大鍼等朋比亡國不可任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正此謂也時論趨之戊子晉通政司右叅議丁繼母邊氏艱免喪補光祿寺少卿尋以大理寺少卿晉正卿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平

亟陳執審及處決例得旨報可蓋前此重囚皆不時報決至是而始定秋後律者皆先生力也未幾拜戶部右侍郎適長子惟訥亦內徵爲通政司右叅議歎曰父子卿貳異數也吾可
以止矣

予告得歸己亥春卒於家先生美髯豐頰儀觀甚偉生平重然諾喜施予親族賴以舉火者不可勝紀其婚塋無資子弟失學者率皆委曲成就在言路持大體不務苛細及其別賢奸爭國是則義形於色居鄉立

朝品行醇謹無可疵議云

韓公太華諱斗瞻內丘韓健齋先生之季子也考韓氏世系其先春秋時爲晉大夫支派分居繁峙者最多世代不可紀自繁峙遷居內丘者曰友成友成生文敬文敬生俊俊生臣號玉溪以讀書振起先業爲太學生臣生原性號健齋聰敏過人練達世務鄉薦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五

予昔得歸已亥春率於家先生美髯豐頰儀觀甚偉生平重然諾喜施予親族賴以舉火者不可勝紀其婚塋無資子弟失學者率皆委曲成就在言路持大體贈品許輒辭無可強贈云國是則義形於色居鄉立

中丘太華韓公傳

韓公太華諱斗瞻內丘韓健齋先生之季子也考韓氏世系其先春秋時爲晉大夫支派分居繁峙者最多世代不可紀自繁峙遷居內丘者曰友成友成生文敬文敬生俊俊生臣號玉溪以讀書振起先業爲太學生臣生原性號健齋聰敏過人練達世務鄉薦已中選發榜時主司以他故起嫌擯去繼以雍正第一錄入內閣點書授河南虞城令尋遷延安府通判兩地大有治聲配孺人胡氏生四子皆爲庠彥公居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五二

其季弱冠補增廣生負俊才後因失聰棄制舉業日以博古爲事如左馬班范之史韓柳歐蘇之文無弗究覽而啓誘後學尤終始不倦賦性溫文與世無競外侮時至犯而不校壽至七十餘邑無間言舉鄉飲介賓訓男夢愈有義方由明經考授山東東昌府通判署府篆以不稱上官意謫秦藩幕五載轉北城兵馬司正指揮巡緝有方豪猾驚懼臺使者方倚爲左右手值微疾輒解組歸里蓋服太華公之教云魏子曰余幼至中丘猶及見太華公氣靜神怡言笑

不苟及詢其生平則孝友謙恭慈逮於下一編之外
勸課農桑而已是殆古之有道者也今其孫康海猶
念修祖德所謂貽之以安者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五



命對臨將視爾之風於其
陽德慈柔而引其淑古之有以濟而令其德與
不故又論其生平與義文類考後叙於下

白仲調傳

白仲調諱夢龜別號悔庵其先隴西人後徙金陵五世至鳳亭公生二子仲調其次也生而穎異方在齠齡卽有學爲聖賢之志讀書一日十行下稍長各重藝林四方文士過白下者多願結交仲調顧仲調意氣豪上終不屑苟同流俗時流寇焰熾勢若燎原仲調昌言於衆曰竊見今日士大夫不講忠孝大節而徒習於章惇蔡京之所爲朋比閹人中傷善類剝害黎元以致海內離心而干戈塞路也因作公檄以拒

秉濟堂文集

卷之七

五

之辭旨慷慨一時傳誦稱快由是僉人益嫉仲調迨甲申之歲燕京陷沒羣奸更擁立新主於金陵遂力圖報復大興同文之獄以羅織諸名賢仲調兄弟俱掛其中詔付司寇仲調卽日哭別慈母就道御史陳公涉江爲極力營救莫能解蓋仲調初不計禍之竟至此及至此而卒亦未嘗少自摧挫以希苟免也會王師南下平定金陵仲調始得脫桎梏歸里閨見母且悲且喜實出意外也戊子舉拔貢辛卯領北闈鄉薦受本房王東臯知遇最深東臯所錄故多名流而

引爲入室弟子者惟仲調與長洲宋旣庭而已爲孝廉二十年以坊表自持遇鄉黨有利害休戚事時倡公論以拯濟之庚戌公車余叨主試儀部顏脩來首薦仲調卷余擊節歎賞卜其爲公輔之器拔置第二仲調家素貧而又遞遭坎壈之後業日益落以故雖登一第而環堵之壁立依然也授大理寺評事獻審明允每遇矜疑必力出之戊午有

詔徵四方博學宏詞之儒總憲魏公環溪特疏薦仲調

後雖不果入史館而其名益籍籍公卿間矣辛酉主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五

八閩試矢心衡確榜發遠近咸誦得人嘉定孫愷似孝廉贈以詩白邇名士亦稱知己下第人猶感至公非虛語也事竣而還不幸以疾卒於道聞者莫不悼焉猶憶余之檢方林下也仲調素以書來相慰問其論養生也則以孟氏持志無暴爲主深得志氣相符之指而於三氏之說無取焉爲文瑰瑋奇崛自成一家言作詩駿快深刻不爲盛唐以後語籌畫時事尤多中綮要生平磊磊落落大義所在持之必力以故少不逢時幾濱於死幸而得脫網羅受

聖明之簡拔值大臣之薦揚發抒才猷甄陶人物亦可
謂晚遇矣而識者終惜其賣志之未竟也仲調有子
亦能以詩賦名堪世其家學云

秉濟堂文集

卷之七

五



聖明之簡拔值大臣之薦揚發抒才猷甄陶人物亦可

糠粥先生傳

糠粥先生者高邑人也其上世出於贊皇避難乃移
高邑暨先生凡八世矣先生居邑之北鄙足跡不入
城市幼習舉子業有聲食廩餼甲子鄉試本房擬第
一卷值主司冬烘弗雋庚申選貢督學使者已取復
爲大力者負之而趨然先生澹如也廷試後授文安
縣學博士先生亦不辭與諸生講肄所尚者性命宗
旨不屑屑帖括問文安去通州密邇卓吾李老窆焉
先生嘗徒步往弔致雞絮束芻呼天大痛蓋彭城父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五

老哭龔勝之意也旁觀者咸瞪目莫測其故未幾拂
袖歸歸則結茅蓋頂繩床布被教子課孫之外未嘗
與室人接間作詩歌以抒志皆瀟灑無求樂天安命
之詞親友至者無少長悉與之欵洽有酒則設然亦
不多飲遠近過廬者必式先生尤精方書堪輿理然
皆不以此見年過古稀視聽益聰明步履如飛夜談
至四十刻不倦其王彥方之流與其邵康節之亞與
先生家貧蚤晚粥一盂歲歉益之以糠覈故顏其菴
曰糠粥而自號糠粥先生先生爲誰諱名世表兄趙

忠毅公字之曰子文而槐水魏子爲之傳

宋登春字應元趙郡新河人壯歲髮白自號海翁晚居江陵之天鷲池更號鷲池生先世富於貲登春少失父母家漸貧落然性嗜酒家貧不能長得酒則時

玩菓印晴

下也始

人里

相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五八



無求

有酒則

刀書堪典

皆不以此見年過古稀視聽益聰明步履如飛夜談至四十刻不倦其王彥方之流與其節康節之亞與先生家貧蚤晚窮一孟歲歉益之以機數故類其香忠讓公字之曰子文而槐水魏子爲之傳世表兄趙

宋登春傳

宋登春字應元趙郡新河人壯歲髮白自號海翁晚居江陵之天鷺池更號鷺池生先世富於貲登春少失父母家漸貧落然性嗜酒家貧不能長得酒則時發憤讀古人書見前世結纓射書擊筑棄印諸賢豪急難奇節未嘗不慷慨悲歌泣數行下也始慕俠能挽強馳騎間爲小詩輒自喜不欲示人里中盡目爲狂生年三十會一歲間妻子女五人相繼死仰天嘆曰咄嗟天乎將驅我於埃壒之外乎遂囊書遠遊至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五

博陵有故所善客餽之整舍二年竟謝去跨一蹇驢行長安道中是時臨淄布衣某以詩遊公卿間聲稱藉甚生得其詩唾之曰詩者性情之所寓而氣骨之所存也亦奚用此津津諛貴人丐憐耶居京師月餘亡所遇去之渤海入兗州登嶧山還居長白山蕭寺盡發所貯漢魏盛唐諸名家詩讀之三年遂大放厥詞而于五言尤工駸駸白眼今人矣又去而浮淮海渡揚子江登北固山過雲陽涉吳會訪錢塘天竺靈隱諸峯已復走徐青歸新河數日又去出居庸循太

行而西窮關陝諸邊塞其在井陘嘗居龍窩寺山樓
樓依山陡絕樵蘇所不至生坐臥其中足不履戶外
者累月山中人疑爲逋客而生遂遊太原已由棧道
入西川遊峨眉遡巴下荆鄂將達於潯陽返於黃過
雲夢而北走大梁偶憇均州酒肆有党中丞者得其
所題酒肆中絕句強致之家留數月復自宛涉襄過
京山蹶所跨驢於唐氏之淖傾其囊中書曝之衢唐
氏見而異之安主歸與之飲食具悉所以因爲之刻
其詩以行世更贈以二童子命其名曰丹砂白石主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六

唐氏一歲歡相得也明年挾二童子轉江陵登王祭
樓感昔賢流萬地有終焉之志前嘗至江陵居城西
開元觀故遠王奇其詩召謁便殿語不合一夕遁去
其後遼王果坐不法廢而生獨以狷介故不及于難
後數年復來依其兄朱鯨耕天鵞池之石田歲獲菽
十斛以半易米雜菽炊日度一餐稍羨則盡以給酒
費晝夜哦詩不絕口是時吳人徐學謨爲荊州守聞
生高自往物色之相得甚歡後數年太守謝事家居
生自江陵塚足數千里來海上居三月仍歸江陵後

因遊石首爲一少年所窘辱遂發憤薙髮爲頭陀不知所之

魏子曰余於友人楊猶龍處觀鷺池生所論詩法蓋非沾沾聲律間者及考其生平萍泛山水間無虛日而又少所合豈古所稱避人之士耶抑有慕于司馬子長李太白之風者耶余故取其軼事刪輯爲傳使後世困頓不羈之士讀之而有所嘆息焉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七

空

兼濟堂文集卷之七

子長李太白之風者耶余故取其軼事刪輯爲傳使後世困頓不羈之士讀之而有所嘆息焉

而父少微合堂海濱野牧人之士耶抑有慕于司馬子長李太白之風者耶余故取其軼事刪輯爲傳使後世困頓不羈之士讀之而有所嘆息焉

其於世非野牧人耶抑有慕于司馬子長李太白之風者耶余故取其軼事刪輯爲傳使後世困頓不羈之士讀之而有所嘆息焉

魏子曰余於友人楊猶龍處觀鷺池生所論詩法蓋非沾沾聲律間者及考其生平萍泛山水間無虛日而又少所合豈古所稱避人之士耶抑有慕于司馬子長李太白之風者耶余故取其軼事刪輯爲傳使後世困頓不羈之士讀之而有所嘆息焉

世傳之

因遊石首爲一少年所窘辱遂發憤薙髮爲頭陀不知所之

